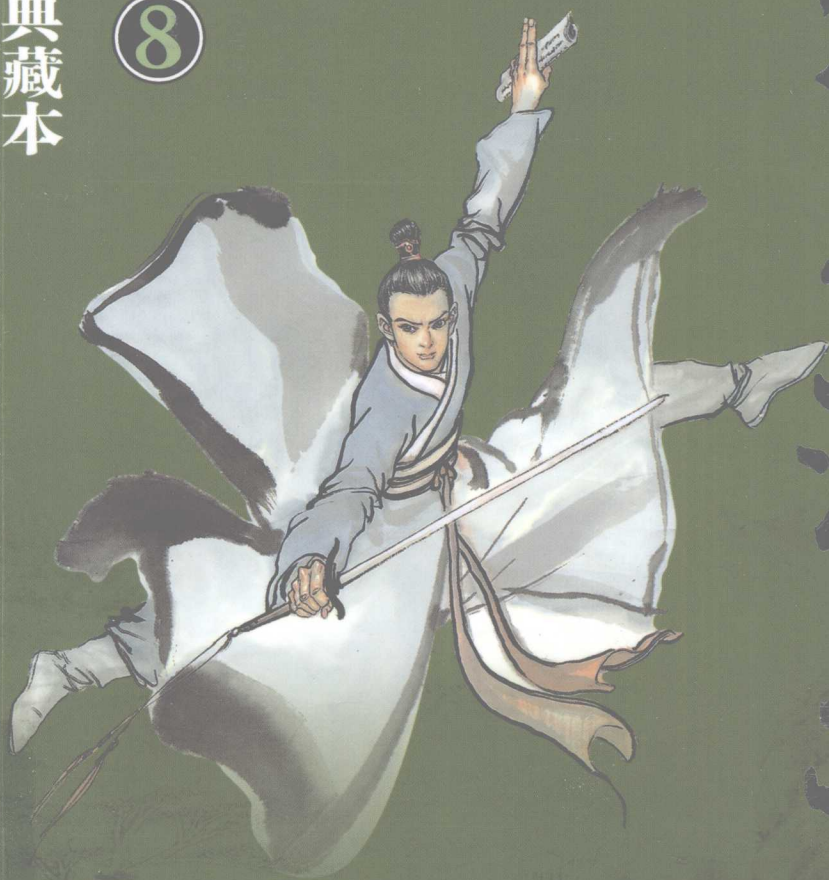


真善美授权典藏本

古龍
真品集

8



浣花洗劍錄

〔下〕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

浣花洗劍錄

〔下〕

真善美授權典藏本

古龍
真品集

8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浣花洗剑录. 下/古龙著. —北京:当代世界出版社,2009. 1

(古龙真品集)

ISBN 978 - 7 - 5090 - 0422 - 7

I. 浣… II. 古… III. 侠义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78114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 - 2008 - 5986 号

本书授权者及原出版者为台湾真善美出版社(ChineseKungfu Inc., <http://www.ChineseKungfu.com>, **Copyright 2009, Sung Enterprise Inc.**), 原书名为《浣花洗剑录》, 授权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。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使用权归当代世界出版社所有

书 名: 浣花洗剑录

作 者: 古 龙

责任编辑: 石 融 权宁君
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(100860)

网 址: www.worldpress.com.cn

编务电话: (010)83908403

发行电话: (010)83908410(传真)

(010)83908408

(010)83908409

(010)83908423(邮购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河北三河市文阁印刷厂

开 本: 64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
印 张: 51.5

字 数: 84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90 - 0422 - 7/I · 082

定 价: 65.00 元(全二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;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!

下册

- 第 28 章 破云震天笔/409
- 第 29 章 是非最难言/422
- 第 30 章 手足竟相残/435
- 第 31 章 奇人多奇遇/448
- 第 32 章 泰山英雄会/462
- 第 33 章 东瀛武士刀/475
- 第 34 章 公主战群雄/489
- 第 35 章 千变万化/502
- 第 36 章 人中之龙/515
- 第 37 章 众望所归/527
- 第 38 章 永不分离/539
- 第 39 章 武林第一人/550
- 第 40 章 死亡的约会/562
- 第 41 章 破东瀛一刀/573
- 第 42 章 等白衣人来/585
- 第 43 章 善变美人心/596
- 第 44 章 神秘五行宫/607
- 第 45 章 美色换绝艺/618

- 第46章 欢场变屠场/629
- 第47章 危难见真情/641
- 第48章 玉阶黄金宫/653
- 第49章 无畏上天梯/664
- 第50章 放逐浮大海/677
- 第51章 大难竟不死/689
- 第52章 最苦是寂寞/702
- 第53章 瞒天过海计/712
- 第54章 灵犀一点通/724
- 第55章 盗亦有道/735
- 第56章 老而不死/747
- 第57章 杀手三剑/758
- 第58章 绝世一招/771
- 第59章 多情种子/782
- 第60章 一战成功/793

●附录一：真善美重现江湖 宋德令/805

●附录二：《古龙真品集》六部作品首次出版年表 真善美出版社/808

第28章 破云震天笔

冷冰鱼掌中银笔，看来无论自任何方向击出，俱可将方宝玉击倒，但宝玉这一份出奇的镇定与从容，却又震惊了他，这使得宝玉全身每一处空门，看来又都似乎是诱敌的陷阱——他怎敢轻易出手？

万老夫人此刻已掠到被长索套下马来的骑士身旁，一把抓起了他的身子，挡在自己面前。

“天上飞花”冷冰鱼霍然旋身，叱道：“放开他！”

万老夫人听而不闻，格格笑道：“我当是谁，原来是冷少庄主，月圆之夕还未至，冷少庄主行色如此匆忙，为的是什么呀？”

冷冰鱼双目深陷，眉重如山，压得他面容冷冰僵木，全无丝毫表情，只是目锐如鹰，语冷如刀，冷冷道：“不放，杀！”

万老夫人既不惊，亦不怒，慈祥的面目上，还是堆满了笑容，双手还是紧抓着那人不放，柔声道：“冷少庄主又何苦生这么大的气？老身此番虽有不是之处，但少庄主也该可怜可怜我这寂寞的老太婆，听得别人说起我那不成材的儿子姓名，着急要见他一面，便什么都忘了。”

她这番话说得委实可怜，着实动人。

但冷冰鱼仍然无动于衷，反而冷笑道：“你抓着的只是我门下庄丁，随时都愿为我牺牲一命，你以他相胁，又有何用？”目光凝注，一步步走了过去。

万老夫人目光四转，突然颤声呼道：“我的老天呀，你们这许多大男人在旁边瞧着，难道就没有一人肯出手救我老婆子一命么？你们不瞧我面子，也该瞧我儿子……”

潘济城终于忍不住了，一步掠来，挡在冷冰鱼面前，抱拳笑道：· 409

“冷少庄主请了，这位万老夫人，便是江湖中侠义英雄‘云梦大侠’万子良之尊亲，少庄主瞧在万大侠面上，何不高抬贵手？”

冷冰鱼冷冷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潘济城道：“潘城潘某，便是在下。”

冷冰鱼浓眉轩起，朗声道：“闻得江湖人言，潘济城除了风流自赏，拈花惹草外，倒也是条够义气、够血性的好汉……”

他语声微顿，潘济城也不知他这话该算是恭维，还是该算做讥骂，怔了一怔，只是强笑道：“不敢。”

冷冰鱼厉声道：“潘济城，我敬你是条好汉，不妨告诉你，冷某此番出山，虽也为的是泰山之会，但主要还是为了与那沽名钓誉、假冒伪善的万子良一决雄雌，今日万子良之母既又犯了我‘连天山庄’门下，我怎肯放过她？请你快快闪开，以免伤了你我间的和气……”

潘济城奇道：“万子良一生以诚厚待人，‘连天山庄’亦是高居世外，与人无争，却不知少庄主与万大侠有何过节？”

冷冰鱼冷笑道：“待人诚厚……哼哼，我二弟‘江上飞花’鱼传甲，一世英名，但万某人却放出谣言，定要说他曾败在那江湖骗子方宝玉的手下，使我那二弟名声扫地，无颜做人，这也能算是待人诚厚么？”

潘济城又自一怔，讷讷道：“这……”

有关方宝玉的事，在江湖中已成了件无头公案，潘济城对此事全未得见，自然更无从解释，无法争辩。

□ □ □

万老夫人放声大嚷道：“我那不孝之子，早就伤透我的心了，你若知道他在哪里，快带我去，待我用棍子狠狠打他一顿，瞧他可敢还手？”

被他制住了的那“连天山庄”庄丁虽然动弹不得，但面上亦无惧色，此刻冷冷笑道：“闻得万子良便在前路，否则我家少庄主又怎会急着赶去。”

万老夫人目光一转，竟突然放开了他，拄着拐杖，喘息着走到冷冰鱼面前，含笑万福，喘着气道：“走！咱们一齐走，老身正也要找那畜牲算账……也正好帮你出气。”

她这样一来，冷冰鱼也不禁怔住了，面对着这陪着笑、喘着气，口声声要帮他出气的老太婆，他怎好意思出手？

那庄丁带过马来，冷冰鱼沉吟半晌，狠狠一跺足，飞身上马，万老夫人拐杖一点，却已掠上那庄丁的鞍上，道：“年轻人多走走路，马让给老太婆骑吧！”

竟扬鞭打马，径自去了。

那庄丁哭笑不得，只有呼道：“闻道万子良便在前面‘快聚园’落足，莫找错了。”

潘济城瞥见那载运棺材的白杨大车，还在路旁，赶车的却已不知去向，车辆的行列更早已走得踪影不见，便道：“那边的马，你解下自骑，随后赶去就是。”

话未说完，人已上马，急驰而去。

“快聚园”虽在泰山相反的方向，群豪虽都急着赶去泰山，但放着如此精彩好戏，又有谁舍不得不看？

但闻人声呼喝，马声长嘶，群马齐奔“快聚园”而去。

□ □ □

“快聚园”坐落大河南岸，铜瓦厢北郊，铜瓦厢虽小，但这“快聚园”，在江湖中却是大大有名。

园中花树千百，修篁万竿，每当清风徐来，叶涛与竹韵齐鸣，青竹共红花弄影，景物固是幽绝，而花木扶疏中之玲珑假山，亭台楼阁，更属奇观，于是流水绕园，曲径通幽，园林之胜，遂冠绝中原。

名园自有名主，这“快聚园”乃是黄河水上大豪“骑鲸客”齐星寿游宴之地，本属私产。

但齐星寿慷慨豪爽，园门本就终年俱为朋友开放，此刻天下豪杰俱都来到中原道上，“快聚园”中，自更是快聚群豪，园开不夜，扑鼻的酒香，爽朗的笑声，不时自四面楼台传出，使这名园佳景，又变为另一番气象。

假山畔、竹林里，正有一人，背负着双手，往来蹀躞，他步履虽然沉重，但目光却明亮异常。

就在此人东、南、西、北四方，自隔十余丈外，灯火难及之处，或山旁，或树下，也都有一两条人影悄立在黑暗中，竟似乎都在有意无意间，向竹林中这人影窥探，更远处，花丛中，还有一人，青衣小帽，正呆望着面前一丛将要凋零的鲜花，似乎已瞧得出神，但也不时回头向竹林里去瞧上两眼，但竹林中人，却似乎已完全沉浸于沉思中，对四周的一切，全未觉察。

突然，一人神急气乱，狂奔而来，奔过杂木林，奔过碎石路，奔过绿板桥，直奔向小溪边一座灯火通明的青石画舫。

急遽的脚步声，惊碎了竹林中人的沉思，也打扰了画舫中人的欢聚，园主人齐星寿皱眉而起，探首外望，沉声道：“何事如此惊慌？”

狂奔着的少年已在画舫外停下脚步，但喘息仍未平息，胸膛不住起伏，回手指着来路，道：“有位大……大英雄来了。”

齐星寿面如重枣，长髯飘拂，微怒道：“四方的英雄豪杰，每日都不知有多少位来到此间，此刻又是什么人来了，竟令你如此手足失措？”

那少年道：“但……但此人却不同……”

齐星寿道：“他是谁？有何不同？”

那少年道：“他便是师傅你老人家时常提起的那‘连天山庄’的少庄主，‘天上飞花’冷冰鱼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齐星寿已为之动容，不知不觉间，伸手摸了摸颊上一条疤痕——这疤痕正是年前“天上飞花”在他面上留下的——冷冰鱼不但为他留下了这条疤，也为他留下了这条命。

直到今日，齐星寿仍不知是该对冷冰鱼感激，还是该怨毒，他垂首呆呆地出了半晌神，方自长叹道：“请，快快有请！”

抬起头，冷冰鱼却已悄然来到他面前。

齐星寿抢出画舫，抱拳笑道：“冷兄远来，在下未曾远迎……”

冷冰鱼冷笑道：“你我之间，无需客套，我只问你，那‘云梦’万子良与武林七大弟子此刻在园中何处？”

齐星寿怔了怔，道：“万大侠？他几曾来过这里？……道路传闻，多有不实，冷兄你只怕是听错了吧？”

冷冰鱼道：“别人为何要骗我？”

突听黑暗处一人大呼道：“万子良虽未来过，但七大弟子中却明明有人在这里，冷少庄主，你切切莫要被齐星寿骗过了。”

冷冰鱼冷笑一声，目光直视齐星寿，道：“莫非那七大弟子也与方宝玉一样，是有名无实的狂徒，听得冷某在寻找于他，便躲着不敢见面了？”

齐星寿避开他的目光，强笑道：“这不知是谁在胡说，七大弟子怎会……”

突然间，一人自画舫中一掠而出，沉声道：“七大弟子中确实有人在这里，你要怎样？”只见此人剑眉双飞，眉宇间常带杀气，正是“淮



阳”杨不怒。

他骤看虽矫健如昔，但仔细一瞧，便可发现他面色蜡黄，神情憔悴，目光也远不如往昔之明锐。

画舫灯光亮如白昼，他这蜡黄的面色，显然并非被灯光所染，只是为了连番伤病，多日忧虑，气血实已两亏。

□ □ □

竹林中人，一眼瞧见杨不怒，目中立时现出激动之色，骤然冲出数步，又骤然驻足，激动的目光中，又已充满了痛苦——他虽想冲出竹林，却又似有道无形的枷锁，锁住了他双足，使他不敢冲出竹林一步。

只听冷冰鱼道：“七大弟子，就只你一人在这里？”

杨不怒厉声道：“就只杨不怒一人，已足够应付你这狂徒。”

冷冰鱼道：“好！冷某也正好先领教淮阳秘技，鹰爪神手。”撒肩、甩腕，“破云震天笔”已到了手中。

齐星寿横身挡住杨不怒，面带惶急，低声道：“莫大侠、万大侠等人都不在这里，你怎能出手？”

杨不怒道：“就因他们不在这里，我不出手，谁来出手？”

齐星寿道：“但……但以你此刻体力，怎可与人交锋？”

杨不怒“哼”了一声，再不说话，一手推开了齐星寿，走向冷冰鱼，他胸膛起伏，走得十分缓慢。

此时此刻，他心情正与宝玉那日应战欧阳天矫时一样——明知必败，也要战的，为了光荣与名誉，这其中别无选择之余地。

冷冰鱼退后半步，道：“亮兵刃！”

杨不怒厉声道：“淮阳鹰爪功，无坚不摧，无敌不克，纵是世上最锋利的兵刃，也难比得上某家这一双铁爪，何况你区区一只银笔。”

冷冰鱼目光凝注半晌，突然仰天狂笑起来。

杨不怒暴怒道：“高手相斗，必当诚心正意，兢兢业业，以临大敌，你此刻却突然大笑起来，莫非有轻侮某家之意？”

冷冰鱼倏然顿住笑声，厉声道：“冷某久闻‘淮阳’杨不怒，刚猛正直，天下无双，哪知今日一见……嘿嘿……哈哈……”

杨不怒叱道：“今日一见，却怎地了？”

冷冰鱼道：“今日一见，才知道杨不怒也不过是位投机取巧之辈。”

杨不怒蜡黄的面容，立时涨得血红，怒吼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冷冰鱼冷冷笑道：“你明知冷某这‘破云震天笔’，妙用无方，人所难敌，你明知你若不用兵刃，冷某也必定不致以兵刃与你动手，你为了不敢面对这‘破云震天笔’，自然不敢用兵刃与我在阵上相见了。”

杨不怒狂吼一声，拧腰翻身，闪电般出手，自画舫边观战的一人腰畔，抽出了一柄鬼头刀，挥刀大喝道：“无论你使什么，只管上来吧！”

冷冰鱼纵身长笑道：“好，十招内冷某若不能要你兵刃脱手，便从此不再称雄江湖。”

抱笔当前，踏前半步，叱道：“请！”

杨不怒不等他“请”字出口，掌中鬼头刀已一刀劈了过去，白刃破风，当真有开山裂石之威！

就只这一刀，已引起四下群豪惊叹之声：“刀法本非淮阳门所长，怎地杨不怒这一刀招势功力，却比之海内任何刀法名家亦不遑多让？”

那鬼头刀的原主人，惊叹之外，更不觉暗暗起了惭愧之心，他以毕生的精力，浸淫于这柄鬼头刀上，却做梦也未想到，这柄刀到了别人手中，一刀便能展出如此激荡人心的威力！

但齐星寿等人面上却是忧虑重重——这时不但园中群豪，早已闻风四下赶来，万老夫人、潘济城等人也早已来到画舫畔，还未到可以害人时，万老夫人是绝不肯露面的。

杨不怒一刀劈出，冷冰鱼纹风不动，刀风已掀起了他鬓边发丝，刀锋也已眼看便要劈开他头颅。

他身形倏然移开四寸……

仅仅只移开了四寸，刀锋便已无法伤及他一根毫发，只因移开四寸便已足够，是以他便绝不肯多移一寸。

这判断是何等准确，这镇静是何等惊人！

群豪再次惊赞！

□

□

□

冷冰鱼“破云震天笔”已在不知不觉间悄悄滑出——这一招没有任何惊人的力道，诡异的架势，但轻、灵、巧、快、稳，言语难叙，这一招看来丝毫不觉辛辣，但银光颤动，已将杨不怒前胸“玄机”、“将台”、

“乳泉”之间的十一处大穴，完全笼罩。

杨不怒拧腰转身，鬼头刀如闪电，如狂飙，势如风卷落叶，式如凤凰展翅，白银光下反挥而出。

这一刀连削带打，自对方不意中攻出，攻向对方无法招架之处，用的当真是狠极、险极！

哪知冷冰鱼还是纹风不动，直等到这一刀已堪堪到来，手腕一拧，笔柄已恰巧点中了他刀尖之处。

鬼头刀立刻被震开，“破云震天笔”笔身已随着那手腕一拧之力，乱洒而出，这一招亦攻亦守，攻守完全融于一刹那间，妙造天成，浑然自如，其狠辣、凶险处，又远在杨不怒那一刀之上。

两招拆过，齐星寿等人面上忧虑之色，已更见沉重。

潘济城本与齐星寿并肩而立，此刻不禁悄然叹道：“杨七侠体力已是强弩之末，兵刃更不称手，以己之短，攻人之长，只怕……唉！十招之内，他兵刃便当真要脱手了。”

齐星寿浓眉深皱，沉声道：“何况冷冰鱼仗以威震武林的‘飞鱼穿鱼式，凌空十八刺’还未使出，便已着着占了先机……唉！淮阳门的英名，莫非真要在今日断送？”

潘济城道：“但愿有人能替下杨大侠，否则……”

齐星寿苦笑道：“此间人又有谁有把握能是冷冰鱼的敌手？”

潘济城双眉一轩，但随即垂下头去，长叹不语。

就在这时，黑暗中不知是谁突然大声喝道：“第五招……是第五招了，看来不必十招，‘淮阳’杨不怒兵刃便将脱手。”

就在这短短五招间，杨不怒鼻洼额面，果然已现出了汗珠，鬼头刀使出，也不再那种令人动魄惊心的威力……

□ □ □

竹林中人目光中的痛苦与矛盾之色，已尖锐得有如两柄剪刀，几乎要将他的心一片片剪成碎片。

黑暗中，虽看不清他的面色，却已可看出他连手指都已颤抖起来，他身子也已紧张而绷紧。

他不能也不忍在这里袖手旁观，看着杨不怒将一世英名葬送，但他也不能出去，只因他出去后，只有毁了杨不怒。

也毁了他自己。

只见杨不怒一刀劈出，刀势虽仍笔直，但刀尖已有轻微的颤

抖——他力道已无法贯注到刀尖之上。

冷冰鱼第六招使出，银光盘旋，已将杨不怒身形完全笼罩，无论任何人都已可看出，他三招之内，已可使杨不怒落败。

竹林中人脚步迈出，又缩回——也就在这时，他身后假山石隙间，突然传出一声短促而尖锐的呼唤，唤道：“方宝玉！”

这三个字有如一枝冷箭，一箭射入了他心里，他身子一震，并未回头——不问而知，他便是才脱魔窟的方宝玉。

石隙间语声又已冷冷接道：“方宝玉，杨不怒为了你，正在与人苦战，眼方便将落败，你却躲在这里，你还算是人么？”

方宝玉咬住牙，不回头，沉声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石隙中人道：“你不必问，也该猜得出的。”

他两人说话虽然俱都十分急促，但这时冷冰鱼已使出第八招来，银光如电，杨不怒抬臂挥刀，迎向银光。

他虽已明知这一刀万万接不住冷冰鱼这一笔之力，但他除了挥刀迎笔之外，既别无他法招架，更不能闪避——他又已别无选择的余地。

银光与刀光相接，银光突然顿住——“破云震天笔”与鬼头刀边缘已轻微接触，银笔虽未击下，鬼头刀也无法撤回，也无法移动，只因他刀势一动，银笔立将乘势而下，鬼头刀便必将撒手飞出——杨不怒此刻已有如被压在巨石下的蚯蚓一般，已只有听人宰割。

这是胜负分际之一刹那，淮阳派的声名，眼见已将在这一刹那间葬送，四下观战群豪，都已在不知不觉间为这紧张的局势而屏息，院林死寂，风吹草动，甚至连呼吸之声都已不复再闻。

冷冰鱼一招仍未击下。

灯光下，只见他冷傲的面容上，已泛起轻蔑与讥嘲之色，冷冷道：“杨不怒，你若不愿我这一招击下，只要承认方宝玉确是骗子，万子良确是欺世盗名之辈。”

杨不怒虽然咬紧牙关，但身子仍不禁因激怒而颤抖起来——刀光颤抖，与银笔轻击，发出一连串叮当声响。

方宝玉身子也正在随着这响声颤抖，颤声道：“你是五行魔宫中人，你们将我放走，却又令我武功尽失，为的就是要我面临此刻这种痛苦，是么？”

石隙中人笑道：“不错，你此刻总已该知道，江湖之路，你已无法再走，你还是回来吧，普天之下，此刻只有‘五行宫’还是欢迎你的

……你此刻也已该知道，天下群雄，除了我‘五行宫’中之人外，已无人再信任于你。”

方宝玉咬紧牙关，紧握双拳，不能答话。

只听冷冰鱼冷冷道：“杨不怒，你此刻总已该知道，你生命与名誉俱已在我掌握之中，我随时都可将之毁去，你无妨再仔细考虑考虑，是说？是不说？”

杨不怒亦自咬紧牙关，腮边肌肉都已一粒粒贲起。

方宝玉望着那颤动的刀尖，望着杨不怒那充满悲愤与痛苦的面容，他手掌突然松开，心里已有了决定。

他知道自己功力虽已尽失，虽已无法与人相争，但只要他走出去，便可令冷冰鱼住手，便可救下杨不怒。

他已决定为了别人，牺牲自己。

他大步走了出去。

□ □ □

观战群雄，已越聚越多，但人人俱是屏息静气，四下仍是一片死寂——长久的静寂后，那刀笔相击声，便显得分外清脆。

突然间，人丛外传来语声，一字字道：“方宝玉在此，请冷少庄主住手！”

语声虽不高，但在这死寂中听来，却显得分外震耳。

语声一响，刹那间，群豪便已都不禁被惊得呆了。

然后，便是一场骚动，有的回身，有的轻呼——外面的人已纷纷让开了道路，里面的也已闪开身子。

只见一个青衫少年，穿过人丛，缓步而来，在这么多惊诧、好奇、轻蔑、怀疑的目光注视下，他犹如行走在无人之境，声色不动，神情自若，人丛中不知是谁已脱口呼道：

“不错，果然是方宝玉！”

冷冰鱼早已动容，但直到此刻，还未撒手——此刻突然轻啸一声，凌空掠起，倒翻而出。

接着，“当”的一声，杨不怒长刀已落，身子也“扑”地跌倒，唯有双目紧瞪着方宝玉，目中神色亦不知是欢喜？还是愤怒？

但见银光一闪，冷冰鱼已飘飘落在方宝玉面前。

两人面面对，片刻之间，谁也没有说话，只是以双目凝注着对方，谁都未曾将目光移开。

然后，冷冰鱼晒然一笑，道：“原来方宝玉就是这等模样，我只当骗子的模样，生得本该与别人有些不同才是。”

方宝玉微微笑道：“阁下可是有些失望？”

冷冰鱼狂笑道：“不错，冷某确是失望得很……”

方宝玉笑道：“但在下之失望，却更甚于你，在下本以为‘连天山庄’的少庄主是条英雄铁汉，哪知他也会一些乘人于危，投机取巧的手段！”

冷冰鱼笑声骤顿：“你这骗徒，你有何资格对我如此说话？我若不那般做法，又怎能将你这骗子逼出来？”

方宝玉道：“在下此刻已出来，阁下又当如何？”

冷冰鱼厉声道：“我要怎样，不说你也该知道。”

方宝玉目光瞬也不瞬，笑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请！”

“请”字出口，微一抱拳，倒退半步，含笑卓立。

他早已决定牺牲自己，心头自是一片安详，明澈如镜，他明知自己实已挡不住冷冰鱼轻轻一击，只望自己能以鲜血洗净羞侮，以生命换取名誉，他早已不准备作任何抵抗，神情自是分外从容，分外平静。

四下群豪，再次屏息静气，四下又复是一片死寂。

冷冰鱼脚步缓缓移动，银笔渐渐抬起。

他面上冷傲轻狂之色，已不复再见，只因他委实猜不出这对手武功之深浅，他自己只有诚心正意，以期作石破天惊之一击！

□ □ □

一片乌云悄然而来，掩却了半天星光，风势突然转强，满园木叶，沙沙作响，天地间立时充满肃杀之意。

冷冰鱼银笔平举，这一招却迟迟不敢出手。

四下群豪，渐渐又起了骚动——冷冰鱼早已知道方宝玉只不过是江湖骗子，此刻为何还这般谨慎小心。

只见方宝玉凝然卓立，嘴角仍带着份淡淡的笑容，他身形毫未作势，全身上下，每一处看来俱是空门大露。

冷冰鱼掌中银笔，看来无论自任何方向击出，俱可将方宝玉击倒，但宝玉这一份出奇的镇定与从容，却又震惊了他，这使得宝玉全身每一处空门，看来又都似乎是诱敌的陷阱——他怎敢轻易出手？

他再也无法自宝玉目光中，瞧出一丝惊惶之色，他自己便不免有些惶乱起来，宝玉越是冷静，他便越是惶乱。



战场上情况之微妙，往往会与情场相似——双方之间，若有一方能出奇的冷静，另一方便难免惶乱；两人之间，若有一人能出奇的坚强，另一人便难免脆弱。情场中“薄情”，常会是最吸引人的魅力，战场上“冷静”，永远是最强的武器！只是这种“薄情”与“冷静”，说来虽易，做起来却难——情场中又有谁能对自己心爱的人如此忍心？战场上又有谁能将随时俱可制已于死命的对手全不放在心上？

潘济城目光闪动，突然大声道：“泰山之会，反正已近在目前，冷少庄主纵要与方少侠决一胜负，又何苦定要选在今日？”

冷冰鱼虽未答话，但目中已有了应允之色。

他平生与人争锋何止千百次，却从未遇着如此镇静的对手，他辛苦挣扎，成名委实不易，此刻自不愿冒险将自己声名作孤注之一掷。

齐星寿立时接口道：“潘大侠说的正是，各位远来，俱是在下佳宾，若能暂时放下干戈，待在下相敬数杯水酒，岂非美事？”

冷冰鱼掌中银笔，渐渐放下……

群豪虽都在等着瞧这场大战，等着瞧宝玉惨败，但潘济城与齐星寿既说出这番话来，冷冰鱼既也有罢手之意，还有谁再敢说个“不”字？

方宝玉凝注着那渐渐垂下的银笔，暗中也不禁松了口气——他虽不怕死，但若能不死，他也是不愿死的。

哪知就在这时，突有一阵冷笑声自人丛外传来，一条人影，随着笑声，飘然落在群豪围成的圆圈中，正是万老夫人。

潘济城一见她又来了，眉头便不禁皱起，他深知这万老夫人是唯恐天下不乱的，别人打得越凶，杀得越惨，她便越是欢喜。

只听万老夫人果然冷笑道：“锣也敲了，鼓也响了，正戏却不开场，这算是什么？冷少庄主今日怎地也叫人失望了？”

冷冰鱼银笔霍然直起，怒道：“你可是要与冷某动手？”

万老夫人格格笑道：“老身与少庄主素无冤仇，为何要与少庄主动手？但少庄主今日若是累了，老身却可替少庄主出手教训教训这江湖骗子。”

她算定冷冰鱼万万受不了这激将之计，万万不会要她出手的。

哪知冷冰鱼瞧了她两眼，突然冷笑一声道：“你若定要争着出手……好，就让给你……”

竟转开身子，大步走开——他虽然狂傲，却非傻子，此刻正好以万老夫人，来做试金之石，万老夫人若是败了，他多少都能瞧出些方

宝玉的武功深浅，万老夫人若是万一胜了，他再出手将万老夫人击倒，岂非更是露脸？

万老夫人千算万算，一步算错，脸色早已变了，惶声道：“少庄主，你……”

冷冰鱼头也不回，冷笑道：“你既然抢着出手，便该快些，否则便是有意戏弄于我，我好歹也有法子要你出手的。”

万老夫人立时怔住了，但只怔了半晌，瞬即笑道：“不用你说，老身也是会快些出手的……喂！小宝儿，我老人家这就来教训你了，你可得小心些。”

宝玉暗叹一声，默然无语。

万老夫人格格笑道：“你是被我老人家看着长大的，怎会是我老人家的对手？我瞧你还是乖乖投降算了，何必一定要在人前出丑……”

长杖点地，蹒跚地走上前去，但方自走到一半，突然捂起肚子，弯下腰去，大喊道：“不好，肚子疼……”

冷冰鱼叱道：“肚子疼也要打的。”

万老夫人道：“老身自然要打的，只是却先得去方便方便，你们这些大男人，可不准跟着来偷看。”

一手提着裤子，往人丛外挤去。

群豪又是摇头，又是好笑，纷纷让开道路。

冷冰鱼怒叱道：“你若是想逃，冷某上天入地也要追你……”

万老夫人遥遥呼道：“逃？谁要逃了？小宝儿，你可莫要逃，我老人家这就回来教训你。”

语声未了，已走得瞧不见了。

冷冰鱼明知她这一去，再也不会回来，但势也不能去追赶个提着裤子的老妇人，只得跺足怒骂道：“好个无耻的妇人，当真什么事都做得出……嘿嘿！有母如此，儿子的人品如何，自也可想而知。”

宝玉再次松了口气，四下群豪却不禁大是失望。

这些眼里不揉沙子的光棍，都早已瞧出今日是再也不会有人来寻宝玉动手的了，既已无热闹可看，有些人已渐渐散去。

□

□

□

万老夫人一口气奔入竹林中，假山暗影后，立刻蹲下身子，眼睛东望西望，口里不停喘气。瞧了半晌，果然瞧不见有人追来，她忍不

